

天下文化
TIANXIA CULTURE

劉育東 · 著
楊麗玲 · 採訪整理

十年苦鬥

亞洲大學
安藤忠雄的美術館

A 10-Year Fight

The Art Museum by Tadao Ando

Chapter 09

完工——開館日，各界拭目以待

六校論壇後的第二天，安藤先生來台參加建築主體完工典禮。

攝影記者簇擁下，安藤先生仔仔細細檢查每個空間、牆面、細部……

當帶領大家走在天光透射的樓梯間時，在光的明亮與混凝土的沉靜

這樣的強烈對比中，安藤先生雖沒有多說什麼，

但他面帶微笑、頰頰點頭，顯然非常滿意！

9.1 從高壓電塔到公共藝術

隨著美術館完工開館的日子一天天倒數，周邊景觀的問題也必須一一正視。

早在安藤先生第一次來看基地時，就發現旁邊有一座巨大的高壓電塔，起初，校方拜託台電為中台灣建築地標考慮「電塔地下化」的可能，沒想到預算高達一億九千萬元，台電於是回覆：「不可能。」而且還告訴我：「你們學者行所不知，電力輸送過程中，任何環節一旦被切斷，國家安全就會遭受威脅，每座電塔方面兩公尺內都在國家安全管制範圍，生人勿近……」

怎麼辦？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安藤先生來台查驗「主體完工」現場時，禁制辦人曾就電塔問題請教。安藤先生望著電塔，思索之後啟發我們說：「無論在館外或館內都看得到它，既然無法忽視，就正視它的存在。電力是二十世紀人類文明的重要成就之一，電塔，就把它當作公共藝術，好好照亮它！」



無法遷移的高壓電塔，將以燈光巧妙妝點，
成為「亞大美術館」周圍的特殊景致。

台電廳取簡報後，完全同意，答應配合將電塔漆成白色；未來，就根據美術館內展出內容的色調，在夜間投射紅光、藍光、綠光……

面對問題、正視問題，就能解決問題——電塔問題就這樣迎刃而解。

一個轉念，讓原本的視覺障礙搖身變成見證上個世紀文明演進的公共藝術，我們再次見識到安藤先生深厚的生命哲學。

另外，周遭景觀樹的栽種，也有新的抉擇。

安藤先生向來重視建築與環境、生態的和諧共處，所有建築啟動之初就會開始在基地種樹。他曾說：「完工，只是建築的開始，再等十年，當樹木把建築物都擋住，建築才算完成。」此外，安藤先生也在日本許多土地上，包括海邊的廢棄工廠周遭大量植樹，並且在大阪推廣種植十萬棵櫻花樹的活動。

最初，我們考慮在基地上栽植台灣常見的樟樹，工地展學謝過後，發現參觀者與安藤遂形成割路社群，愈來愈多人想來看安藤建築、摸安藤建築、拍安藤建築，既然大眾這麼喜歡，我們是否也該有所回應？安藤先生十分尊重董事會和使用者需求，一次次與我們討論樹種，甚至在工程進行期間，也同意為了將來能展出畢卡索作品而停工改建……安藤先生對台灣這麼好，在景觀設計方面，是否也該呼應他在大阪推動的植樹活動？

亞洲大學的創校元老、朱界陽總務長、我一位在東海景觀系主任教的博士生，吳佩玲教授，與我們幾番討論後，決定外面種植與清水混凝土建築非常搭配的櫻花，內圍則種植百日紅。於是，亞洲現代美術館就迅速植栽也像營造團隊一樣——白日融合。



館外的櫻花植栽，用絳紅點綴清水混凝土的光潔潔淨。

另外，請高中生參與設計候車亭，也值得一提。

亞洲大學有台中市一〇〇號公車設站，車潮來往頻繁，應該有專為這麼美輪美奐車身打造的候車亭。我們曾考慮請安藤事務所、大元事務所、或本校新設立的室內設計系教授來設計，但又覺得這點「不夠創新」。既然這麼多年輕人喜歡安藤建築，小小候車亭，何必非要知名人士設計？何不開放給有設計潛力的高中生參與？

因此，我們委請林嘉琪董事與台中市文化局長葉樹嫻、中華民國室內設計協會王玉麟理事長、中華民國室內裝修協會陳國輝理事長擔任評審，舉辦了一場針對全國高中生的「安藤候車亭概念設計徵選」。結果湧進一百多件作品參選——那些設計圖看來都有模有樣；最後，是以3A理念——ANDO・ASIA・ART MUSEUM為創發主軸的作品在屢中選。

之後，這個設計概念再交由剛考取亞大室內設計系的新生，在李元榮主任的指導下，年輕師生集體創作，完成以玻璃、鋼、清水模為主要材料的候車亭。

安藤建築的設計概念，就這樣從安藤先生與姚先生開始，傳承給後起之秀的李元榮教授與未來新秀的亞大室內設計系學生。



由亞洲大學室內設計系師生集體創作完成的候車亭，代表亞大從教師（左一為李元榮主任）、職員到所有學生，為安藤建築戰鬥的意志不落人後。

9.2 主體完工 任重道遠

六校論壇後的第二天，安藤先生來台參加建築主體完工典禮。

校外聚集了四部200車，媒體再度湧至，隨著安藤先生穿過羅丹廣場向前行，先看館外景觀，再走入館內。

在攝影記者簇擁下，安藤先生仍仔仔細細檢查每個空間、牆面、細部。當帶領大家走在天光透射的樓梯間時，在光的明亮與混凝土的沉靜這樣的強烈對比中，安藤先生雖沒有多說什麼，但他面帶微笑、頻頻點頭，顯然非常滿意。

我回想起之前三浦曾說的：「you find the best teams for us……」如今總算沒有辜負期望。我默默但也驕傲地跟著他一路往前走，從交大時期到現在，漫長的十年過去，為了蓋成這座高藝術水準的國際建築，我已由四十歲步入五十，三浦也從青澀的二十多邁向三十多歲。

這段期間，笹田教授罹癌過世，安藤先生抗癌成功，倪再沁館長抱病進駐……我們經歷了無數多的事，也在安藤先生的引領下，將台灣建築的細部設計能力和施工水



準帶向更高的境地，並且在中台灣的亞洲大學基地上，分享給所有人。

巡視工地，確認高標準過關後，我們預計將於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先在圓山飯店舉辦一場千人盛會，向台北的建築、藝術、文化界宣布這個好消息；隔日，十月二十四日則將在亞洲大學盛大舉辦「亞洲大學·亞洲現代美術館開幕典禮」。

安藤先生突然問我，典禮現場有多少座位？因為有一百五十名日本的建築業者與相關工作者也想來台參觀、見證——台灣第一座安藤建築也在他們的殷殷期盼中，終於完工了。

這座建築是大家在苦難中掙出來的。

還記得每次在工寮開會，冷氣壓縮機噪音極大，再加上一旁起重機工作中的巨大聲響，大家說話幾乎要用吼的，一下子就講到聲音沙啞。即便連開會都這麼辛苦，也沒有人抱怨；在第一百次工地會議當天，雖然我還有很多公事待辦，仍決定請大家聚餐慶祝。

工程進度已達百分之九十九，縱然完美的果實即將豐收，大家仍然必須維持在戰鬥狀態。

日後，從創前草坪上的大型雕塑，到戶外及室內咖啡廳、走廊下的藝術小品，各該

如何安排，才足以帶給參觀者建築與藝術相得益彰的第一印象？館內館外的陳設該如何既代表亞大精神，又宣示未來展覽的定位？

從地標型的安藤建築、到地標型的戶外大型雕塑，這座大學美術館該如何經營，才能既為深耕台灣在地藝術畫心，也為拓廣全球藝術交流盡力？亞洲大學以一所年輕私立大學的條件承擔這些事務，無論建築或藝術層面，都格外任重道遠。



2013年9月下旬，舉辦了兩場別開生面的「夜宿美術館」活動；在晨曦中，許多人已迫不及待起身，捕捉美術館內的光與影。

9.3 決戰最後四十五天

我以為，一切都安頓了。

美術館已經完成^①，開始要拆展覽，準備開館……五月間，卻發生一件重大插曲，讓大家臉色鐵青。

美術館的二、三樓必須鋪上○・三公分的混凝土作為地坪——相較於其他高難度的工程項目，這最後○・三的小工程，應該是很簡單的。施作後，準備收尾，大元事務所和日本監工預計五月三十一日要撤離，德昌團隊也準備調往別的工地。每個人都感覺工程已經結束，心思早已轉向其他工地……

沒想到，地坪鋪設完成後，竟發現四大缺失：顏色落差過大、抹平痕跡太大、鋸刀紋路過大……天啊，還有幾個工人腳印，永遠擦不去！

大家看了都傻眼。

所有團隊撐到現在，已經累垮了，準備撤走，美術館也在即將開館的倒數計時階

(左頁圖)三浦在 2013 年 5 月前來進行最後驗收，地平鋪設的缺失讓大家面色凝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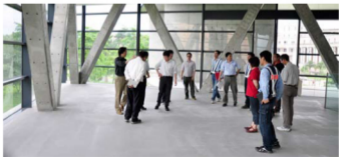
段，就等三浦來做最後驗收。「放著吧，或許三浦會說OK？」我竟然也心存僥倖，把問題放著，等著……

五月十七日，三浦從日本飛來台灣，到了現場一看，臉綠了，毫無表情地說，會把問題帶回去跟安藤先生討論後，再做決定。

三浦也清楚，最後的一個小項目，若真要重做，困難度不高；但好不容易到了最後關頭，在大家都準備撤離的情況下，還能再花一個半月改善嗎？是要兩眼閉上，妥協算了，還是該打掉重做？他也下不了決定！

幾天後，三浦來信說明安藤事務所的意見：要改善；但究竟要輕度改善、中度改善、還是重度改善？交由業主決定。

問題被拋回來，我沉重地和蔡創辦人討論。



這麼小的事，在緊要關頭，卻變成大事。原本預計五百天的施工期，因為種種施工難題，至今已將近一千天，大家都早已筋疲力盡；投入了那麼多人力物力，無論是安藤事務所、大元事務所或德昌營造，大家可能都是賠錢在做，誰還有辦法再撐下去？

這最後的一件小工作，絕對不能變成最後的一根稻草，但也絕對不能壞了苦熬六年的「一鍋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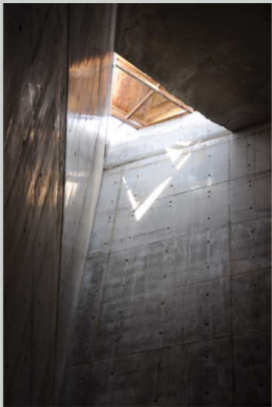
「打掉重做吧！」清楚整個狀況後，蔡創辦人明快地拉我一把、果斷決定，他強調：「現在還來得及改，宣布完工後，就真的毫無辦法了！」

清楚了。

我帶著所有工程團隊走到樓梯間時，三角形的光束從天而降，恰在牆面上拉出斜長的等腰三角形；霎時，我想起有一回工程遇到難以解決的困境，蔡創辦人親自來工地開會後，特別再帶隊巡視工地，宣示董事會要求最高品質的決心。那一天，我們走到二樓中央廳時，蔡創辦人突然說：「啊！光！」混凝土樓梯間，天光直射，三角形的光束，如黃金般閃亮。

我望著這美麗而沉靜的光，不禁深吸口氣。是啊！一定要堅持到底，否則怎麼對得起這樣的光？





重新鋪設中的館內地坪（右頁右圖）；歡度給我力量的光之三角（上圖）。